

文体汇



扫一扫添加新民体育、新演艺微信公众号

让传统文化火起来

十年昆曲学馆 赢来春色满园

开办至今已累计传授近300出折子戏、20台大戏



王芝泉和她的弟子

蔡正仁与他的弟子

每年5月18日,对昆曲界而言都是一个“继往开来”的纪念日——2001年这一天,昆曲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列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榜首;2015年这一天,上海昆率全国之先试点“学馆制”。明天,将迎来上昆学馆十周年纪念;昨晚,“春色如许”——上海昆剧团昆曲学馆十周年暨庆祝518昆曲非遗日系列演出首场在天蟾逸夫舞台举行。

上昆在全国戏曲院团里率先推行学馆制,是当年“一团一策”改革的重要内容,旨在以非遗中“活态传承”的理念,面向全国邀请知名艺术家来上昆传承剧目,培养青年演员。十年里,已向青年演员传授近300出折子戏、20台大戏。

此次系列演出由“春色如许”主题演唱会和两场折子戏专场组成,为期三天,名角云集、佳作纷呈。演唱会以“学馆十周年”为切入点,以“春色如许”为主题,展现上海昆剧艺术的代际传承与守正创新。演唱会分为序曲、映照、回响、和鸣四个篇章,以音乐、多媒体等多元形式贯穿始终,由上昆“五班三代”为演出班底,不仅中生代和年轻一代的昆曲人登台展示传承自老师们的代表性唱段,上昆的“熊猫级”老艺术家们以及外省市昆剧院团的表演艺术家也惊喜亮相。老中青三代昆曲人以及师徒同台的温情场面,令人自动脑补出岁月荏苒里的艺术积淀。

今明两天的折子戏专场则是从过去十年

课程中,精心挑选出的既精彩又独具特色的精华,集中展示昆曲学馆十年来的教学成果和演员的艺术成长。两场演出既有文风曲韵的细腻传承,也不乏武戏绝技的惊艳呈现,刚柔并济、动静生辉,尽显昆曲之美。

十年来,从口传心授到学演结合,上昆通过不断打造精品剧目,将人才培养与剧目建设深度融合,使一批中生代和青年演员脱颖而出,多次获得文华表演奖、新时代中国戏剧领军人才、中国戏剧梅花奖、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等奖项,实现人才的跨越式成长,在技艺精进中体悟昆曲的精神内核,让传统昆曲在“活态传承”中焕发新生。

本报记者 朱光

马上评

先守正 再创新

朱光

学馆制,是上海首创的系统性戏曲传承教学方式,且有长期专项资金扶持,这是上昆的“福分”。因而,不少折子戏可以一出出地传承至今天,青年演员可以一代一代地培养至今天。十年前,上昆就意识到戏曲传承的重要性。上海市文联专职副主席、上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表示:“得先守正,才能再创新。”

守正创新要靠人才。而学生从戏校毕业之后,他(她)才刚刚踏上成才之路。“活到老,学到老”“拳不离手,曲不离口”这些歇后语,其实都是出自梨园行。这些广为人知的学习座右铭,也说明了戏曲演员的自我要求,就是始终浸润在学习氛围中。那么,如何给戏校毕业的学生“加餐”?学馆制就是在这样的思考下诞生的。

戏曲的艺术特色之一在于程式化。表演、舞美等均有程式化的“规定套路”。当前舞台艺术的趋势是创新,摒弃同质化。程式化会带来同质化吗?不会。只有真正扎实地学会基本功,练就程式化的套路,才知道哪些可以创新,哪些不可以创新,以及从何处开始创新。戏曲舞台艺术的核心是表演,是角儿的艺术,是程式化表演的艺术。恰恰程式化的表演艺术就是戏曲美的核心。学馆制,就是确保了表演艺术程式化的传承到位。因而,全国三分之二的国宝级艺术家,在这十年里都到上海来传授独门绝技。这不仅仅是一个十年的工程,更是一个延续几十年乃至“百年树人”的系统。同时,还是上海培养艺术家的理念创新与长期实践。

展现茅奖作品文学厚度

舞剧《主角》为长三角戏剧节启幕

舞剧《主角》作为“第四届长三角城市戏剧节”的开幕大戏,昨晚在黄浦文化中心·大上海剧场开启巡演首站。该剧由北京歌剧院舞剧院制作演出,根据茅盾文学奖作品、陈彦同名小说改编,5月9日刚刚在北京完成首演。

《主角》以忆秦娥的若干人生切片,构建起被迫学戏、打磨成角儿、感情纠葛、舆论裹挟等篇章结构,通过她人生主题的变奏,为观众展现了一位秦腔名角儿的复杂与多元。作品打破了“化戏为舞”的惯性思维,追求肢体语言的表意性:在茶馆场景中,群舞用夸张的市井步态围拢忆秦娥,而她肩膀的轻微耸动,便迅速勾勒出盛名之下的孤独。

面对78万字的长篇小说,编剧罗怀臻砍掉了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在时代洪流的背景音中,将主角忆秦娥从放羊娃到秦腔名伶的蜕变轨迹和三段感情,放在了聚光灯下,将文学经典转化为可触可感的舞台叙事。

阳东霖的服装设计颠覆了戏曲华服的固有认知,在灰调色谱中寻找传统与现代的平衡点——绣工繁复的戏服化作流云般的素绡,武将的靠旗蜕变为抽象的色块。这种



舞剧《主角》的舞台风格相当独特

“未完成”的造型状态,恰与忆秦娥未竟的艺术求索形成镜像。

总编导王玫的舞台带有强烈的个人风格,每个场景道具的使用都和人物剧情有很紧密的关系。悬挂的巨型戏服不再是装饰,倒夸张得像是悬在主角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罗怀臻说:“《主角》是一种返璞归真,让舞剧再一次回归表现社会

内涵,谁都可以是主角,但任何一个成为主角的人,都要承受身体和心灵的双重苦难。”原著作者陈彦曾在后记中写过:“一个主角,就意味着非常态,无消停,难苟活,不安生。”忆秦娥的故事中有传统文化在这几十年间的起起落落,舞剧用先锋的语言让观众看到了一曲个体被时代裹挟塑造出的命运交响。

本报记者 赵玥

本周起,在上海胡问遂艺术馆的展厅里,中国书坛巨擘胡问遂的碑体书法与日本书篆大师梅舒适的篆刻画作隔水相望——前者苍劲如岩,后者清雅似风,却在笔墨金石间流淌着同属东方的艺术血脉,两位分别来自中国和日本的书法篆刻名家,以传神笔墨共享着东方艺术的精神密码。

这场名为“艺坛问梅:胡问遂与梅舒适书篆大展”的展览,邀请剑桥大学艺术史学者赵斯亮与当代影像艺术策展人蔡卿怡联合策展,以年轻视角解码两位20世纪大师的跨时空对话。

胡问遂与梅舒适,前者是大师沈尹默弟子、海派书法大家,后者是大师吴昌硕传人、日本篆刻界

以年轻视角解码大师对话

上海展出胡问遂与梅舒适的书篆情缘

“执牛耳者”,分属不同文化语境,却在艺术根脉上殊途同归。“胡问遂融北碑雄强与晋帖流美,提出‘以碑立骨、以帖养韵’;梅舒适则将吴昌硕的金石气与日本美学的‘幽玄’结合,开创‘以书入印’的新境。”赵斯亮指着展厅中胡问遂的《观沧海》书法与梅舒适的《芍药图》文人画解释,“前者笔力如涛,后者题字如玉,一刚一柔间,恰是中日艺术对‘书印同源’的共同坚守。”

展览以史料为舟,串联起两位大师的交往脉络。“他们的私交里没有宏大叙事,却处处可见对书法艺术的追寻以及对文化的赤诚。”策展人说。同时,展览并未止步于回溯,第三板块《中日雅韵》以“一衣带水”“曲水流觞”为纽带,将视野投向传承与未来:胡问遂弟子的碑帖

书法与梅舒适门生的“和式书印”并列展出。

展览由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指导,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特别支持,胡问遂艺术馆、上海中外文化交流协会主办。

本报记者 乐梦融

